

國軍遠征緬甸記

尹駿

瓦魯班戰車出擊顯神威

喜馬山南古戰場，舊都新闢話滄桑。雄風怒拂塵沙起，捲地黃雲問夕陽。

羅卓英上將遠征曲

仁安羌救英軍七千

民國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年）二月日軍佔領星加坡，緬甸仰光危急，英人要求國軍赴緬甸助戰，中國遠征軍慷慨賦長征，自滇西南下入緬，兼程馳救，三月七日英軍乘仰光潰逃，國軍佈防於仰光以北同古一帶。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率蔣委員長為激勵士氣，曾於三月一日、四月五日兩度飛緬甸臘戍巡視，召見國軍將領及英國駐緬甸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，指示作戰機宜，可惜英國軍隊驕矜無鬥志，指揮國軍之美國將領史迪威舉措失當，緬甸全境竟於三十一年五月被日軍侵略，國軍一部經騰衝撤至怒江東岸，一部經密支那退至印度東境。

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之戰，因倉卒馳援，獨力苦戰敵軍十萬之衆，除造成敵軍重大傷亡之外，曾打過一場戰果輝煌，轟動中外的大勝仗，是為仁安羌解救英軍七千餘人之圍，使他們死裡逃生，並救出了被俘的英軍、新聞記者、美國教士五百餘人，中國健兒的威名傳播全球。（詳見王成

聖教授著六十年來的中國（二二頁）。民國三十二年元月國軍整編完成，十月中國遠征軍捲土重來，再度入緬，展開復仇雪恥之緬北反攻之役。

三十三年年初，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，越過野人山地區，進入緬甸胡康河谷，攻佔新平洋、于邦、太柏家等據點，開始了反攻的行動，目的在打通國際路線，掩護中美工兵趕築中印公路。

緬甸北部崇山峻嶺，不利車輛行動，所有的戰鬥，都由步兵打先鋒，實施迂迴奇襲作戰，出敵不意，獲得輝煌戰果，大為盟軍將領所讚揚。

孟關是緬北森林地帶中一塊大草原，有公路，也有鄉村道，戰車行駛較為便利。因此，在藍伽整訓有年的戰車營，奉令開赴前方，參加戰鬥。

三十三年二月下旬，日軍第十八師團，增兵孟關，對抗我遠征軍。

增援孟關戰車渡河

遠征軍在孟關以北，背水作戰，情況危急。戰區長官美國史迪威將軍和戰車指揮官布朗上校

，國軍步兵師師長，連日集會商討對策。日軍企圖迫使我軍北撤，奪回新平洋，阻止國軍南下。

這時，大家都在研究如何使戰車順利開到前方作戰，因為新平洋到孟關之間的河流，在雨季漲水期間，戰車無法通過。必須步兵部隊守住這些河上的橋頭堡和渡河點，等水稍退，我戰車部隊立即出動參戰，於是戰車趙震宇營長請步兵師長放心，國外作戰，榮辱與共，誰能獨當一面呢？

次日的上午，美軍T-10的戰鬥機，大量出動，炸射孟關日軍的據點，轟隆隆的聲音，好像是暫時將敵人懾服了。我戰車第一營，在第二天下午一時左右，分成汽車和戰車兩個梯隊，先至太柏家，進入攻擊準備位置。工兵排趕快偵察渡河點，準備協助戰車夜間渡河，搜索排立即出動偵探敵人行踪。頭一晚，全營戰車都夜宿于邦，所有的國軍部隊却在路旁向我們歡呼致敬，心想，戰車一來，我們一定打勝仗。

五十多輛戰車，利用微弱的防空燈光，駕駛前進，閃閃的燈光，隨着長蛇陣的擺動，構成了一條美麗的彩虹，莊嚴、緊張、壯觀！士兵們笑

着歡迎，相信我們戰車一出現增援，立即可以挽回友軍步兵師的危運，當時大家都這樣想着。

所幸于邦南面的河水不深，而且河中又有三個小沙洲，只要水深不超過八十公分，戰車都是可以過的。於是令標兵

在水中沿途插着一排竹桿，指示着戰車安全的進路，不可越險，否則，將會陷於河底。所有的戰車，就利用夜暗，在指揮人員和標兵們的指引下，一輛輛地平安渡過河來。

步戰協同訓練，是最重要的課，步兵怎樣支援戰車？戰車又如何支援步兵作戰？必須大家先演練一番，以免臨時手忙腳亂，大家要彼此了解性能，取長補短，互助支援，爭取共同的成功和勝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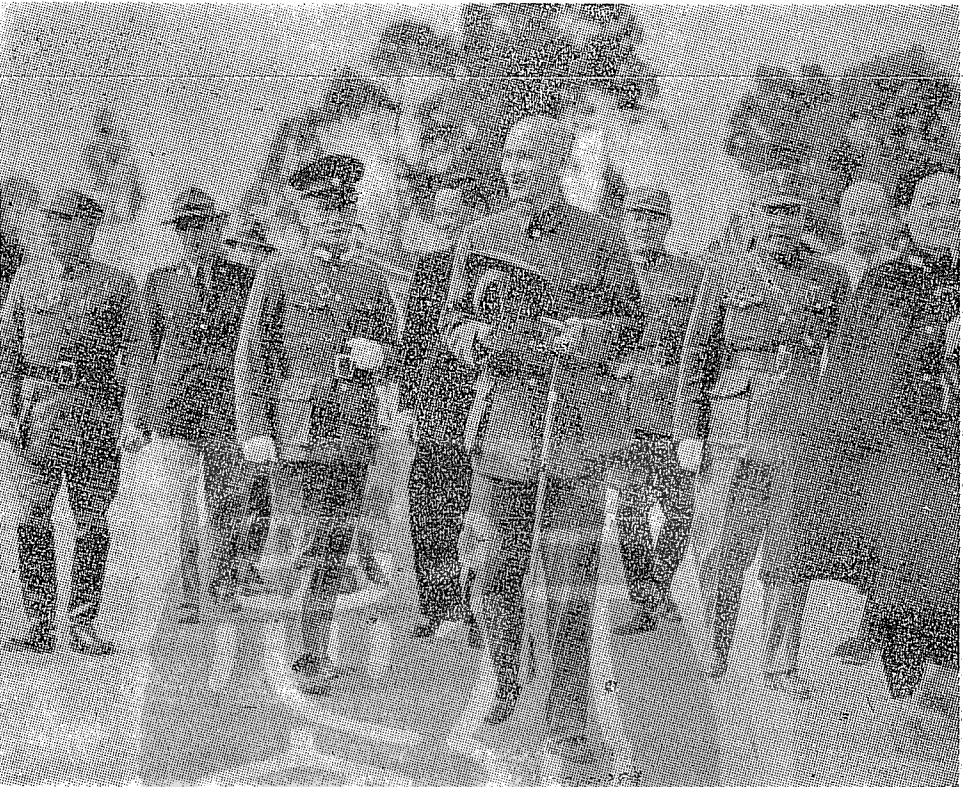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二日的上午，孟關地區日軍十八師團的主力，不顧連日來美軍空中的迭次攻擊，再度反攻，情勢更為嚴重。上午八點正，各連的戰車先向孟關大橋附近集結，進入攻擊最後的發起位置，這時戰車營

長親到步兵團指揮所，協商戰車出擊和步兵有關事項。途中却被敵人砲擊，他即利用敵人的砲火間隙時間，繼續向前進，終於到達了團指揮所，陳團長正在掩蔽部中，注視地圖上所標繪的敵我態勢，沉思地研究迎擊的戰鬥方式，剛好，兩個兵種指揮官在戰地見面，大家交換了意見，於是到前方觀測所去觀察實際戰況，機槍喀喀地在頭頂上飛過，榴砲彈、迫砲彈、榴榴彈像雨點般地在陣地內前後左右着落爆炸，一陣緊似一陣，如果果再繼續下去的話，恐怕雙方就要發起衝鋒肉搏戰了。

用假活動迂迴進擊

戰車營長再三向步兵團長保證，希望他能沉着指揮，支持到今天夜晚，他會盡快出擊，設法打出去的，要團長放心。當他沿著乾溝回到原處時，車輛已被擊毀，無法行駛，幸好駕駛尚未受傷，電話報告戰車營又開來了一輛，接營長回去。回到營地巡視，各戰車連均已依序進入了攻擊發起位置，祇待待命令，隨時均可出擊。

美軍戰車指揮官布朗上校，邀戰車營趙震宇營長一同前往孟關北側一個隱蔽樹林中，去作最後實地偵察，面對着地圖，參照空照圖片，研究作戰行動。當天下午四點，根據既定計劃，對孟關正面的敵軍，實施假活動，先以少數的戰車，在孟關前面兜圈子，故意引起日軍的注意，使其判斷我軍戰車營要在這個平原地區展開行動了。為了假戲真做，戰車營還要求步兵師也在此時對敵開始砲擊，作為掩護攻擊的樣子，但未



將委員長(中)偕夫人巡視緬甸前線，左為遠征軍總司令羅卓英，右二為王叔銘將軍。



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（右二）親臨戰場巡視彈在輕機關槍兵王敬身旁，注視彈着點。

被師長所採納，反而訓了他一頓，只好單獨的戰車行動了。黃昏時，一字長蛇陣的五輛戰車，向敵方衝出去，在平原上又變換了橫隊的菱形隊形，左右各繞了一個圈子回來，果然晚上步兵團的通報，發現當面敵人像狗熊式的東西，成羣地在黯淡的月光下移動，不知是什麼兵器。這時戰車營長心裡很明白，他的略謀成功了，日軍信以為真，變更了反戰車武器速射砲的部署，向那邊集中呀！使他高興得不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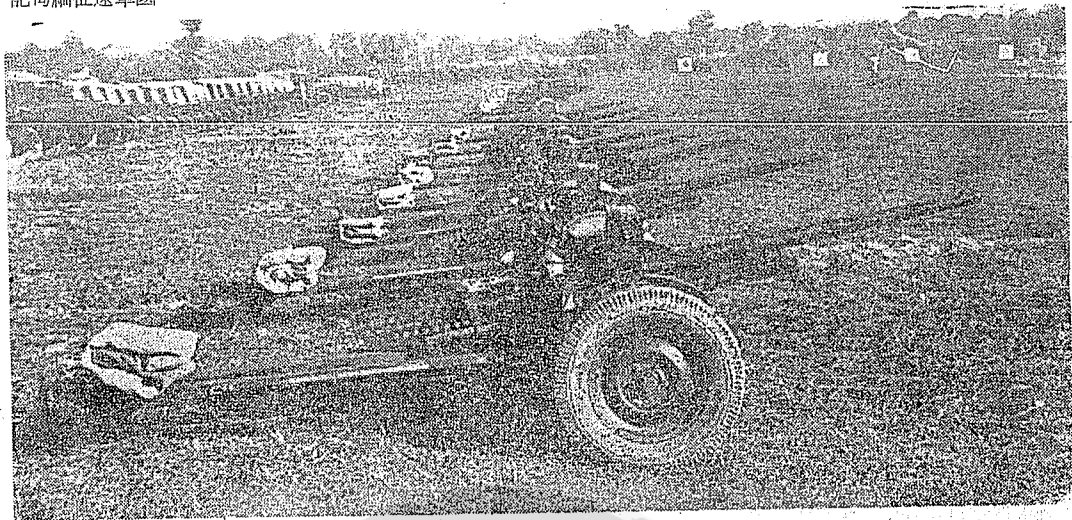
午夜前後，日軍第十八師團在孟關正面，與我步兵對峙，并無任何行動，連零星的槍聲，也聽不到了，大地上顯得格外的沉寂。

三月三日清晨，我們戰車第一營開始行動了，以步兵和戰車組成聯合特編縱隊，浩浩蕩蕩，從孟關最東方，沿着一條山麓的鄉村道，向日軍陣地的右後方迂迴急進，一切按預定的計劃進行。晨霧，把我們戰車營和遠處的敵人隔斷了，他們只聽到轟轟隆隆的戰車聲，汽車聲，究竟向什麼地方行動，是很難察知的。

這時候，駐守在孟關地區的

日軍，已被我步戰聯合部隊包圍起來了，想逃嗎？那趕得上我們戰車的速度，拂曉時分，槍砲聲大作，只是遠處一股股的白煙，上升天空，這可能是敵我的正面戰鬥開始了。我們從拂曉戰中，證明敵人的主力仍在孟關，還在保持那個對峙的局面。也證明了我們戰車營的行動，并未打草驚蛇，引起敵人向南奪路而逃。

九點正，担任前衛的工兵排和戰車連，到達了孟關東南方的南姆卡北郊，發現敵人在枯草原上放火，火勢愈燒愈大，阻礙了戰車的行動，於是令隨傳步兵下車撲滅，以免延及車輛，正在撲滅火苗的緊張階段中，四處「卡通」的槍聲大作，依經驗判斷是日軍射擊，全體官兵沉着應戰，排除萬難，使戰車繼續前進，衝越過草原地帶。下午一點，我戰車第二連即超越前衛部隊，向南姆卡以南地方進擊。到了三點的時候，南姆卡四週都是敵人，而且日軍砲兵也向我標定射擊了，情況不妙，再也不能向南硬撞，因為森林叢草，到處都阻擋了我們的視線，搜索困難，攻勢行動也難展開，於是我戰車營長當機立斷，立即下令集結兵力，以免遭敵暗算，決心在南姆卡地區，部署環形防禦陣地，以步兵為外圍，戰車為內線，在外圍担任搜索警戒的戰車，曾有部份的傷亡，但很快地補充上了，黃昏前補給連的糧彈也送到了，大夥兒要在天黑前，完成人車的再補給作業，準備下一場戰鬥，要好好地防守，渡過這一晚。儘管敵人的砲火，還不放過，斷斷續續地向我露營地區射擊，由於我官兵訓練有素，防禦得法，尚無傷亡報告，部份車輛和器材的損失，



。器 武 之 效 有 最 車 克 坦 軍 日 付 對 為 ， 砲 射 平 之 引 牽 車 普 吉 用

是在所難免的，只有等明天後方來補充。

一天的戰鬥，飢渴，使每個人都疲乏不堪，但是大家都未忘記自己的任務，我們戰車營是第一次出擊，一定要打一場漂亮的勝仗，因此，誰也不敢疏忽懈怠，大家兢兢業業地嚴陣以待，只要渡過這個夜晚，明天就去向敵人算帳，討回這筆血債！

夜 煮 咖 啡 美 軍 中 彈

完成部署之後，戰車營長和美軍指揮官布朗上校，分別到各連去巡視，看他們的配備是否合乎戰術要求，最外邊是步兵陣地，戰車只用探照燈來幫助他觀察敵人行動，以便步兵射擊。步兵前方有了照明地區，敵人被燈光照花了眼，什麼都看不到，等着挨打送死。而我們步兵却在黑暗中對照射中的敵人行動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步兵武器若是射程不夠，戰車砲還可作遠距離的支援。萬一敵人若突破了步兵戰線，戰車又可用機槍和火炮一齊射擊，來掩護步兵逆襲，使他們安全地轉移陣地。步兵要靠車照明前進和火力支援，戰車也靠步兵作屏障，免得敵人黑夜中鑽進到車旁來破壞，這種連續性取長補短的戰法，是最適合當時需要的。於是大家都提心吊胆，和衣而眠，隨時準備應戰。而最划不來的，是兩位美軍士官因燒咖啡的火光，而暴露了目標，被砲彈擊中喪命，大家都為他們惋惜，死得太沒價值。

這最長的一夜，總算是熬過了。由於我們靈活的部署，快速的集中，快速的分散，使敵人難以描摸我們的行動，無法作集火射擊，很幸運地

安全渡過。天一亮，只看每個官兵的臉上，都是油光光的紅面孔，興奮、堅強，一如往常，各人都忙着自己崗位上的工作，擦槍管、通砲膛、緊螺絲、捆油箱，不待上級指示，都自動地在忙，我們要向南方前進，去找日軍算帳。

三月四日的拂曉，我們從南姆卡出發，再向南方推進，各排連的車輛，都依時逐次地加入車隊行列，誰先走，誰稍候，井然有序。

我先頭的戰車第二連，已追上了大批後撤的敵人，正在三馬卡激戰中，由於戰車火力快，強而猛的關係，迫使敵人無法逃避，因此遺屍遍野，分向孟關方向逃竄而去。再令第三連跟踪追擊，十七輛戰車成一路縱隊，像閃電般的向西北方急駛而去，一直追到南邦河邊，日軍紛紛泗水而逃。戰車限於地形，無法渡河追趕，但落水被淹死的敵軍，也不在少數。因此，有人判斷日軍已經撤退了，可是步兵師還與其接觸中，并無通知，到三月五日才接到可靠情報，日軍已於三月五日夜暗南撤了，大部撤到瓦魯班去，加強工事，準備死守。戰車營由於後面的油彈補給不上，不能迅速去切斷敵人後路，包圍日軍，是深感遺憾的事。部隊只好停留在寧庫卡等，俟油彈補充好之後，再進攻瓦魯班，與日軍第十八師團，作一次決定性的殊死戰。

位於孟關東南方的胡康河谷南段，兩邊有平行的高山遙遙相對，顯得這個河谷陰森幽暗，霧氣沉沉，河谷西方有通往孟關的大道，戰車營於七日晚到達了此地，在這寬敞的盆地中，小溪、樹木到處密佈，偶而也出現一些林空。美軍的戰

術空軍，不斷地在高空飛行，監視日軍的行動，這是瓦魯班血戰的前夕，戰地顯得特別寧靜。

奇兵出現日軍慌逃

遠遠地傳來一陣砲聲，這是日軍所留置的一部兵力，正在掩蔽後撤，阻滯我步兵師的行動。若是敵人企圖先消滅我們這支特遣部隊時，河東岸守軍，可能要渡河攻擊，猛撲我軍側背。這時候，深入敵後的戰車營，在處境上是前有猛虎，後有豺狼，也像一把鋒銳的尖刀，雖是插入了敵人的要害，尚未出血，所以還看不出這將要被宰者的死亡情況。

昆年卡，在那宇河的西岸，是孟關到瓦魯班必經的要點，七日黃昏時分，戰車第二連挺進到了這裡，切斷了敵人的退路，希望與步兵師配合，形成南北夾擊的態勢，將日軍留置孟關的部隊澈底殲滅。是時，日軍也真沒料到這支奇兵，會突然出現在戰場，使他們倉惶向四處奔逃，遺棄了馬匹、彈藥、給養，以及燒熟了沒有來得及吃的幾大鍋，熱騰騰地白米飯，都丟在路邊，於是戰二連則乘勝追擊，射殺了許多敵人，在天黑前回到了寧庫卡，很不幸地，一輛戰車在過橋途中觸雷，車毀人亡，倒在河中，這是最大的損失。

時入深夜，萬籟俱寂，河谷中也格外顯得陰沉，戰車營長基於自己的任務，巡視了各連的戰備情形，這些可愛的官兵，都在那裡擦拭槍砲，檢修車輛，全身油膩，頭冒汗珠，為明日的戰鬥作好準備工作，好像不知道夜間還有睡眠的樣子。

根據最近幾次的戰鬥情況證明，英軍在攻擊瓦魯班時，吃了一次大虧，從南洋調來的美軍混合同，也上了一次大當，難道瓦魯班真是銅牆鐵壁？敵人長期固守的要塞嗎？從戰二連欲過橋搜索的那輛戰車被毀的事實證明，這地方是得地形之利，有利於防守的。在地形，瓦魯班三面受那宇河的環繞，由西面進入該地唯一的孔道，就是那一座水泥大橋。由北面進入瓦魯班，是從庫寧卡那一帶的枯草叢中羊腸小道，渡河在上游有淺水徒涉場，過後即是一片濃密的原始森林，好像一道藩籬，拱衛着瓦魯班，有河水，有峭堤，有森林，有垂直近丈的河坎，還有高於北岸的台地，這都便於敵人眺望，戰車的行動怎能保密呢？這一些的天然障礙，對戰車行動來說，都是很討厭的，不僅戰車攻擊困難，就是步兵進攻，也非易事，除非用空降戰術，否則從地面渡河，穿過森林前進，傷亡必大。況且由瓦魯班的核心地區到河岸，約有四哩遠，中間只有土路一條，路邊就是森林，有許多被敵鋸斷三分之二的大樹，一倒在公路上，即刻形成了障礙，並且岸上都有日軍的守備部隊，這四英哩長的縱深，無論是由西或北方發起攻擊，首先是河川戰，接着是森林隘路戰，最後則是火網強硬的陣地戰，盟軍早期進攻失敗，也許就是他們不明白這裡的地理特性所致。

搜索伴攻兩翼包圍

現在我們戰一營決心進攻瓦魯班，而且敵人已知我們戰車到了河對岸。寧庫卡，昆年卡和

瓦魯班，剛好是個三角形，而瓦魯班是頂點，昆年卡和寧庫卡是底角，而今底角都被我們掌握了，故無論採用那一邊，左軸線，或者是右軸線，都是日軍難以判知的。不過從被毀於橋邊的戰車來看，敵人判斷我們將由西面過橋攻擊，似不可能。因此猜想我們一定由北面進攻，這是一場真槍真砲的血戰硬拼，絕對不可掉以輕心大意，若是失敗了，將影響整個的戰局。趙營長深感自己責任的重大，務必深思熟慮之後，再作決定。

何況日軍一般中上級軍官，戰術修養有素，對於狀況判斷的公式、任務、敵情、地形、我軍狀況等，一定會作合理的判斷出來，若以一般戰術原則來做，必定上當無疑。此時，戰一營面對着兇狠的日軍，要想把瓦魯班打下來，非有一套超乎常理的特別奇異的方法不可，不僅要戰術上奇襲，而且技術上也要奇襲，才能把他們打破。基於這個構想，戰一營的兵力進攻部署，是使用第一、二連由寧庫卡出發，伴攻瓦魯班的北正面，用戰三連配合中美步兵，以及搜索部隊，進攻瓦魯班的西正面，也就是用兩條三角形的腰線，向瓦魯班這個頂角，作兩翼包圍的攻擊。儘管在兵力上北面多，西面少，而事實上則北面為伴攻、助攻，西面反而是主攻，故意地違背一般戰術原則，不集中優勢兵力於主決戰方面，做到戰術上真正的奇襲，來誘惑敵人。

三月八日上午七點左右，戰車營趙營長分別到第一線攻擊發起位置去巡視，并召集各連長開了一個攻擊前的協調會議，再去看完成了攻擊部署的搜索排和工兵排，官兵們的偽裝做得很好

，用泥巴和樹枝，把自己隱藏起來，令人很難發現，要他們化裝渡河搜索前進，在兩百公尺附近，擊斃了敵人數十名，都丟在森林裡，並且從死屍身上搜得許多小東西、符號、私章、照片，護身符等；屬於日軍第五十五、五十六聯隊，這些都是昨天戰二連出擊的戰果。

九點正，美軍的戰術空軍飛機，又出動來到我方的上空，掩護着我們戰車的行動，這時孟關方面的砲聲，遠遠地傳來，瓦魯班南方的爆炸聲，一陣緊似一陣，胡康河谷突然地緊張起來了，尤其是山谷的回音，格外的響，飛機轟炸，像連珠炮似的，一連串的大聲浪，迴蕩在山谷中，既可振我聲威，又使日軍戰慄心寒。

炮彈齊鳴衝過河去

召集前來開會的幹部們，耳聞野戰砲、戰防砲、山砲，以及戰車引擎聲，飛機轟炸聲，轟隆隆不停地響，此起彼落，好一個熱鬧的場面，看他們的神情，有的雙手抱着膝蓋，有的挺胸盤坐，有的雙手交叉緊緊地抱着手背，他們的面孔嚴肅，內心緊張，象徵着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樣子，大家瞪着眼睛望着趙營長，靜候着他的指示，下達作戰命令。不一會，盟軍戰車指揮官布朗上校來了，帶來幾張空照圖，讓大家研究瓦魯班的地形，只是圖上黑壓壓地一片，中間有一條白線，那就是通往瓦魯班的汽車土路，其餘均為森林，對日軍的陣地根本就看不出來。這時候，布朗上校經翻譯官轉達他的指示，并告知敵人情況，美國空軍今天出動支援作戰的飛機架次，和預備戰

車到達的數量等等之後，即乘車而去。這一切戰術行動的責任，完全落在戰車營長的身上，好在趙營長是一位十分幹練的優秀幹部，他分別與各單位作了細部的緊切協調後，就很鄭重向大家宣佈：

「今天下午，我們正式進攻瓦魯班，這一次的作戰行動，爲了國家榮譽，爲了新興戰車部隊的前途，也爲了在盟軍前面表現我國軍的戰鬥精神和勇氣，只許前進，不准後退，本營長已下定決心，這一仗必須成功，不能失敗，大家知道在新平洋的時候，我已有電報給國內的長官們，保證全營官兵誓死達成任務，現在就是我們爲國拚命的時候，希望大家務必精誠合作，發揚中國革命軍的精神，不達勝利，決不罷休。」他像宣讀誓詞一般講到這裡，停頓了一會，接着又說：

「戰車第一連、第二連，由副營長指揮，從下午一時起，由此地出發，在瓦魯班的北正面，擔任助攻；戰車第三連，以及搜索排、工兵排，歸孫連長指揮，擔任主攻由下午三時起，直接向瓦魯班核心地區突擊。」

在一聲「敬禮」口令下，各自回到自己的攻擊準備位置去了，趕緊去作戰門前的最後戰備檢查。

中午十二點的時候，寧庫卡的草原，掀起了片怒吼，五十多輛戰車都發動了，馬上就要前進。戰車尾部排氣管一聲爆響，叢草即應聲而倒，一股股的雲煙，在草地上盤旋。頭戴膠皮盔，身穿黃色工作服的官兵們，這時誰也分辨不出來，完全靠無線電來指揮連絡，每個人的臉上，都

充滿了自信、激昂的表情。

下午一點鐘的光景，三十多輛戰車，擺成了長蛇陣，向瓦魯班的北面前進，另二十餘輛戰車，則向昆年卡方向走了。這時營長蹲在上午下達命令的地點，看看分頭出動的戰車陣容，真是分秒不差，準時極了。他感到無比的興奮，心想：好的開始，就是成功的一半。

而在森林中早已埋伏的中美官兵，彷彿看到戰車一到，士氣大振，馬上就要開始戰鬥行動了。可是戰車營的趙營長爲了明瞭河底性質，即令三個士兵冒險衝過河去，挖掘河中深水地方泥沙，一袋回來，作爲研究的標本，於是大家搶着去，要爭取這第一功。快兩點的時候，營長在矮樹林中，召集了戰三連的排連長，當面指示機宜，并緊握右拳高呼：「行動開始！」他們立即分別跑回車去，其中若干美軍官兵，雖聽不懂話，但是看手勢，也跟着中國軍官一齊跑去了。

「轟隆！轟隆！」我砲兵對敵方河坎集中火力射擊開始了，眼看日軍守着的對岸河坎，一塊塊的往下倒塌，幾砲下來，已成一個和緩的斜坡，河邊敵人工事全毀。而在西岸的推土機，也開始作業了，要把我們這邊的河坎，推成一個缺口斜坡，以便爾後第三連的戰車經此渡河。就在黃色塵土，黑色炸藥，混成一片的煙霧掩護下，三個弟兄奮勇直前地衝了過去，只聽見「格本、格本」一陣輕機槍聲，一個人倒下去了，壯烈地爲國犧牲，這時，戰車砲火集中向對岸森林射擊壓制，使其餘的兩個弟兄迅速地完成了任務，帶回一帆布袋的河中泥沙，像跑百米的運動員，衝

到了終點，氣喘如牛，額上的汗和濺在臉上的河水，以及眼角上的淚珠，三者混為一體，他們太興奮了，達成了任務。

經過大夥抓出一看的結果，證明這深水河床的性質，是砂礫層和黏土層上下混合而成的，前者雖承載不起戰車的重量，容易下陷，但第二層却是韌性的黏土，趙營長喜出望外，認為老天有意成全，這一來深水處也不妨礙戰車徒涉了。

可是開推土機的美國黑人士兵，由於心理緊張，工作成效不佳，眼看時間快到還未完成一半，使趙營長着急萬分，倒是一位美軍工兵上尉，自告奮勇去操作，很熟練地進進退退，不到一刻鐘的功夫，把這個垂直河坎的缺口緩坡的工程完成了。當他將推土機開到一旁時，那些沒有熄火等在後面的戰車，即刻順駛而下，加足馬力，直越河床，風馳而過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衝到了對岸砲壘而成斜坡上，車頭向上一揚，即登上了對岸的陸地，這時趙營長緊握着布朗上校的手說：「我們渡河成功了！」相互的祝賀。

於是戰車如蝸牛般的，接二連三的一輛一輛的繼續登陸。也好似大隊的象羣過河，只要先頭象過去了，其餘的不用人管，自然會跟着走。等孫連長座車過後，趙營長也發動了自己的座車，跟着過河，弟兄們看見營長的三號座車，在河中超越前進，都一致讓路，蜂擁似的跟着他的戰車，加大速度，緊跟前進，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全部車輛都安全上岸，而且孫連長已恢復了掌握，按照預定計劃前進了，這時趙營長在岸邊的樹林下，收聽各連的戰報，他知道正北面的第一連已消滅了日軍戰防砲兩門，進展很順利。第三連的第二排，剛向瓦魯班前進的時候，遭遇到敵人埋設的地雷區，孫連長命令他繞道而行，但地雷誘發了，我無損傷，正在繼續前進中。回頭向西岸一看，河邊站滿了人，中美的官兵他們好像不怕死，還在看熱鬧，也許認為我們戰車連已經過河了，他們已獲得安全的保障，其實敵人的砲火，是沒有眼睛的呀！若被擊中，該多不划算呀！

這時，情報官使用密語向營長感慨的說：「老板呀！英美軍隊在這個地方，都沒有打過日本鬼子，今天我們的戰車却居然地衝過來了，他們認為水泥大橋昨晚破壞了，我們就沒法過河，那曉得中國的戰車營，照樣可以從河中爬過來，真是奇蹟。」趙振宇營長聽完他的話，雖感安慰，可是自己的任務才剛剛開始，更艱苦的作戰行動，還在後面呢？

（下期續完）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定價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定價台幣肆拾元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定價肆拾元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極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